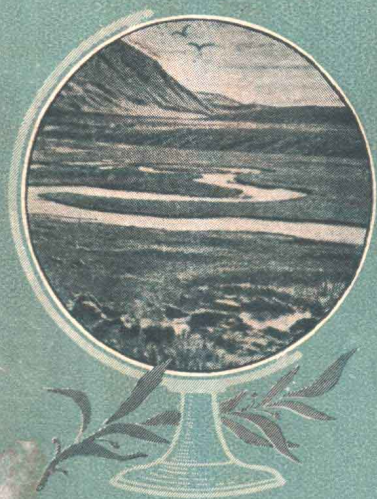




地形学者见闻录

О.Г. 契斯托夫斯基著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О. Г. Чистовский

записки топограф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1955

根据苏联国家地理书籍出版社1955年版译出

地形学者見聞录

(苏) О·Г·契斯托夫斯基著

卢耀权译

*

新知識出版社出版

(上海湖南路9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5号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9/16 插頁: 3 字數: 93,000

1953年7月第1版 195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本

統一書号: 12076·175

定 价: (7) 0.46元

序 言

本書是一个深思的博物学者的观察所得的随笔。这些观察是他为地形学工作深入我們美好的祖国各个遥远地区时順便进行的。

在这些随笔中。O. Γ. 契斯托夫斯基将自己在晴朗的中亚細亞——土庫曼、天山西部、帕米尔高原以及中哈薩克斯坦的見聞告訴讀者。文章中充滿着新奇和栩栩如生的景象。O. Γ. 契斯托夫斯基是一位銳敏的觀察者，同时又是一位喜愛研究博物的人。他觀察和描述了生长在沙漠和荒山中的各种动物的习性，这些动物是在地形学者的行程中遇到的。同时，他对动物生活的种种有趣的观察，實質上充實了我們这方面的知識。

應該特別指出：这种对生物的热情和爱护的态度，也是我們青年應該养成的。

同时，作者以簡略的、但是很精确的笔調，描述人們的相遇，描述一起工作的个别党的工作者，这就使叙述更显得生动了。

我相信“地形学者見聞录”的讀者不仅会对認識苏联东南边疆的自然界的特点以及生活在那些地方的动物发生兴趣，也会对制成出色的地图的地形学者的工作发生兴趣，因为各方面的专家、地理学家和自然的愛好者，在他們考察和旅行中

非常普遍地使用着这些地图。

無論在描述哈薩克斯坦或者描述其他地区时，O. T. 契斯托夫斯基总是同时表明，苏联人是怎样在影响自然界，改造它們成为有利于我們社会主义經濟事业；特別是在講述到丰富的銅矿集中蘊藏地哲茲卡茲干地区的时候，他能很成功地表現出这一点来。

因此，在这本書中，我們的讀者不但可以获知許多新奇有趣的事物，并且将从这些事物中感覺到我們苏維埃旺盛的、滿有意义的生活。

Д. 謝尔巴科夫院士

1955年7月28日

作者的話

在我国辽闊的領土上，有一支測地学者和地形学者的大軍正在为編制地形图而劳动着。

这些并不出名的、但是有益的劳动者，不顧长途跋涉的生活的重重困难，进行着对国民經济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符·符·韦特科夫斯基教授說得好：“人类知識的絕大部分是依靠地形学以及与它相关的各門科学的。

描述各个不同的地方必須依靠最广义的自然界的研究者，那就是依靠农学家、工程师、地質学家以及其他工作者。”

許多获得專門教育并拥有高度精确仪器和工具的人，把他們的劳动投入地形图的編制工作。

測地学者和地形学者在工作中常常深入我国各个不同的、往往为人迹未到的地区；并且会遇到不少的困难、意外和危險。

他們就宛如登山运动員那样，坚毅地攀登高山之巔。他們跋涉于使人困憊的沙漠，在大森林中耐心地开辟小徑，也深入到北极圈內。

在本書中，我想把自己在中亚細亚和哈薩克斯坦工作期間对当地的自然界、动物界、气候和其他的觀察所得告訴讀者。因为十五年来，我正是在那里从事地形測量工作。

目 录

序言.....	4
作者的話.....	6
在两个共和国的边疆上.....	1
在明朝的土庫曼.....	8
在天山西路.....	21
帕米尔高原紀行.....	41
在中哈薩克斯坦.....	94

在两个共和国的边疆上

在吉扎克城——爽朗的猎人——暴风沙

在烏尔薩齐耶夫斯卡雅的中心站和撒馬尔罕城之間，有一座不大的吉扎克城。如同中亚細亞許多別的城市一样，它分成两部分——新城和旧城；彼此相距8公里。

历史悠久的撒馬尔罕城，对于老吉扎克城无疑地是有相当影响的。吉扎克城还保存着不少卓越的古建筑物：富翁們的美丽的陵墓，有雕刻的門外廊柱的清真寺以及其他各种古代建筑物。但是，和这些宏大的建筑物为邻的，还有许多用粘土和草筑成的小屋，弯弯曲曲的小巷，一行行的土圍牆沿着它們伸延着。

“塔美尔兰的大門”这个名称，說出了吉扎克的往昔。这是一条土尔克斯坦山脉和努拉套山脉支脉之間的狹窄通道。傳說那凶恶的侵略者塔美尔兰的大軍就是从这天然的門戶通过的。而現在，这里已經敷設了铁路和公路，将相隔百里之遙的吉扎克和撒馬尔罕城連接起来。

新城有它合理的计划，已建成欧洲式的房屋。城市中心划出一个大广场，有桑查尔河流过。

新城的兴建是从沙皇軍隊深入土尔克斯坦时，特别是在着手建筑铁路时才开始的。哥薩克的軍官、行政官吏以及一些

鐵路職員就成為俄國的最初的移民。

吉扎克城不僅以其名勝古蹟見稱，也以其革命史實記于史冊。1916年在這裡爆發的勞動人民反對沙皇專政、反對當地大地主的起義，是土爾克斯坦規模最大的一次起義。

吉扎克縣曾經是一個產糧地區。山麓一帶的空地，作為旱生作物種植地的占百分之九十。其他農業部門，如畜牧業、園藝業、特別是葡萄種植業，在經濟上也有極重要的意義。

濫使權力的殖民者沒收了當地居民的土地，強征苛捐雜稅，規定了使用山上牧場、森林和水流的苛刻的制度。這一切使當地農民陷入極為貧困的境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當地人民原已十分困苦的生活更為惡化。群眾的困苦已至忍無可忍的地步；於是就在吉扎克城及其近郊揭竿而起。這次起義是由於沙皇命令招募當地農民到後方工作，而且人數比撒馬爾罕省其他縣份要多得多而引起的。

起義者不服從沙皇的命令，殺死了縣官及其他官吏。起義持續達兩星期之久，佔領了許多村莊；一直到從塔什干調來幾支大軍和炮兵，才被殘酷地鎮壓下去。

在蘇維埃政權的年代里，吉扎克城成為撒馬爾罕省的大區中心。撒馬爾罕省與哈薩克加盟共和國毗連。在那裡，行政界綫和吉扎克草原及克澤爾沙漠的自然界綫相吻合。

現在吉扎克縣設有水泥廠、工藝勞動組合和鐵道工場。養馬場則將精壯的快馬供給軍隊。

城市中，到處是果園和漿果叢。春天，干杏樹和巴旦杏樹開花的時候，城市分外美麗。空氣中充滿着花香。

登上新旧城之間的皮雅內依山的頂峰，就可以眺望周圍地區的景色，在那努拉廷山的斜坡上樹木蔥蘢，有許多優雅清靜的白色小屋。這一切都給吉札克增添上一種療養城的景色。

*

*

*

這一年里我們有大半年是在克澤爾沙漠旅行。我們這支小小的探險隊為的是選擇將來道路的路綫，這條路綫必須將吉札克城和分布在沙漠中的水井聯結起來。在這些水井的附近夏季有幾個乳品農場。

我們的行程始於吉札克城。沿不很高的努拉廷山脈的山麓行 100 公里之後，我們就向右轉，越過烏茲別克和哈薩克兩個共和國的疆界，深入著名的中亞細亞沙漠。

工作結束後，探險隊就沿着最便捷的路徑朝吉札克城進發。按日曆是 10 月底了，天氣却依然和暖而晴朗。我們沿着在新月砂丘之間的小徑前進。我看了一下地圖，於是告訴助手說：

“快到依加姆·貝爾達井了。”

“你不知道那里住着克澤爾沙漠上有名的獵人杜拉多夫父子嗎？”阿加巴爾·康巴羅夫問道。

“我也曾聽人說起過他們，但他們是在錫爾河沿岸打獵的。”我回答說。

“為了去看一個好獵人，從依加姆·貝爾達到錫爾河岸這三日行程算不了什麼。而且在那里也可以打一次獵。”

“好，我們就和他們去打獵吧！”我們組里的參加者沙丁地·庫謝格諾夫高呼起來。

當我們駛近游牧民的臨時宿站依加姆·貝爾達時，太陽已經高高地懸在我們頭頂了。大家向遇到的哥薩克人詢問杜

拉多夫住在什么地方。原来这猎人的住处就在眼前。大概是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从帳幕里走出一个人来，說自己就是布拉姆巴依·杜拉多夫，并請我們进去。

“我們剛巧打猎回来。”布拉姆巴依說，“鷹和狗一起捉到五只狐狸，七只兔子。”

布拉姆巴依用家乡話高声地說了一些什么后，帳幕外就有一个响亮的声音答应着，不一会，就走进一个体格匀称的青年来；他年約二十五岁，相貌很象布拉姆巴依。

“这是我的儿子路斯丹姆。”杜拉多夫說时流露出得意的神色。

路斯丹姆握着两只鷹，一老一小。它們不安地将自己的鈎嘴小头扭来轉去。年輕的猎人将猎鳥放在特制的插在土里的几支木栓上后，就坐到我們身边。

我們以为杜拉多夫父子这天不会再去打猎了。可是布拉姆巴依竟自动說要陪我們去，于是拿了枪，带着老的一只鷹，路斯丹姆則带着那只小的。

一齐往庫凡迪克井那里去，經過1公里后大家就散开成半圓形的散兵綫。布拉姆巴依带着鷹和狗在右翼，路斯丹姆在左翼。我們則在散兵綫的中部。布拉姆巴依向我們解釋說，我們应当从盐木树丛中把兔子赶出来。从新月砂丘里很容易看出哪里是兔子藏匿的洞穴。

布拉姆巴依发了一个信号。打猎开始了。我們尽力地打口哨和呐喊。受了惊的兔子紛紛离开了自己的窝，仓皇地奔向这个或那个猎人的地方。杜拉多夫放出了猎鳥。狗也在追逐逃亡者，但是，空中的猎者总是占先，尖銳的鷹爪和坚利的鷹嘴就

刺入了兔子身体。狗便将死去的动物衔给主人。我们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这有趣的狩猎。

突然在脚下跳出一只兔子来。两只鹰同时降下，兔子往前跳了几跳，急忙转弯，但那只小的鹰已经接近了它，尖锐的爪已触及这牺牲品了。可是，正当这时，老的鹰也降到这兔子上，于是……两只鹰展开了激烈的搏斗，羽毛纷飞。两只鹰都非常恼怒，假如不是两个猎者赶紧跑去把它们扯开，这场决斗不知将怎样结束了。

那只兔子却在凶残的猛禽搏斗的当儿，躲入最近的窝里去了。

打猎决定停止。不单是这只兔子，就是它的同族也得以逃避出无情的鹰爪和坚利的犬齿。杜拉多夫父子交给我们六只兔子，并祝我们一路平安。我们和他们握手道谢。

“请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再到锡尔河岸去；在那里才是真正的打猎——鸟多得无数，而且在密林中还聚居着野猪呢。”布拉姆巴依道别时说。

猎人们回家去了，我们则向最近的库凡迪克井进发。

* * *

探险队停留在库凡迪克井旁，为的是让马得以畅饮。离薄暮还有一段很長時間，于是当夜的宿地就决定在杜尔宋·巴依井附近。因为据布拉姆巴依说，在这个时期，那里应当有一个集体农庄的农场。

马在深厚的浮沙上行动得很缓慢，所以当我們抵达杜尔宋·巴依井时已是黑夜了。明亮的星星在黑暗的天空中闪烁着。空气静寂而暖和。那晚用不着做夜饭了，因为家畜饲养者

們請我們吃了彭巴尔馬^①和牛奶。好客的主人想安置我們在帳幕里，但是我們怕擠他們，還是搭起了自己的帳篷。

一陣陣的疾風吹脹了帳篷邊的帆布而把我們驚醒了。看來似乎曳索支持不住，帳篷就要被風帶走。

“隊長！這是沙塵風暴。”庫謝根諾夫叫喊起來。

風聲很大，聽不清他在說些什麼。

“快用袋子和鹽木巩固住帳篷！”我喊道。

我們好容易才走到外面。風沙滾滾，什麼東西都看不清，細沙子刮得皮膚發痛，而且滿身都是。

風勢猛得使人站不住。用盡一切辦法想把帳篷穩固住，但是最后还是只得鑽到睡眠袋里去，听凭以后发生些什么。

暴风沙时而稍为静止，时而又猛烈起来，这样持續了一整夜，直到天亮才停息。帳篷的出口处已經堆滿了沙土。

早晨陰霾而涼爽。烏雲布滿了天边，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好預兆。

游牧民的临时宿舍变得看来真象完全被摧毀了似的。一所帳幕已經倒塌了，半埋在沙土中；另一所帳幕則被沙堆壓得倒塌了。女人們在挖掘她們的家具，从鹽木的樹枝上取下吹散了的內衣；男人們則在寻找牲口。

我們的馬也掙斷了系馬索，不知去向。庫謝根諾夫走過來說：

“老人家說，天氣要壞一個時期呢。”

“那末要趕快。”我答了一聲就同其他同志去找馬。

如果集体农庄莊員們沒有找到他們那些和我們的在一起

① 吉札克居民用裸麥和奶制的餅。——譯者

的馬匹，我們就不知要找到什麼時候了。

我向哥薩克看馬者表示感謝他替我們找到了馬，并問他：

“这里是否常常有暴风沙的？”

看馬者搖搖頭說：

“上一次的风暴还是发生在五年前呢。”

他知道我們准备启程，就建議我們等一等：“你們上哪儿去？就要下雨了。小徑将要淹沒的。”

“我們是地形工作者；我們会用罗盘找到路的。”

烏云变得稀薄起来。忽此忽彼地露出一些小块的藍天。

挖掘出装着食品和飼料的几个口袋負在馬上就急急赶路。看馬者說得不錯，不一会果然烏云密布，下起大雨来。回头走已經沒有用，因為我們早已远离杜尔宋·巴依井了。

我們的棉衣吸飽了雨水，沉重得很。可是我們不顧下雨，繼續赶路，夜間就到了吉扎克城。

在明朗的土庫曼

沙漠之舟——沙漠上的痕迹——蜥蜴——黃虾

——在新月砂丘之間——眼鏡蛇泉

1944年2月，大家都知道我們这支探險队即将測量包括卡拉沙漠的南部和科彼特山脉北支脉的整个区域。

給每个地形学者指定在地图上划出的、应当进行修測的地段。工具修測是这样的地形学工作：需要地形学者使用光学仪器来修正和补充以前所編制的地图。

我国面貌的改变快得令人惊奇。苏联人民創造人造海，开辟运河，建設城市和村鎮，敷設公路和鐵路，建筑电力站。

地方上的一切改变都应当及时地反映在地形图上，使它始終作为这地域的精确的縮影。地形图通常隔五年就要修測一次，而我們是要修訂十年前的地图。

在出发前的几天，我审閱了两張应当进行修測的、經度邻接的地图。整个北部地区和半个南部都滿布着棕色的小点，这是表示沙漠的标记。根据地形綫所表示的地势性質，我确定沙漠是从北向南伸展的。它們之間伸延着許多断断續續的細綫——小徑，有些地方散布着几个大的卵椭圆形龟裂地，这是均匀的粘土面，春季由于融化的雪水，它就膨脹起来；夏季它就硬化并发生龟裂。在一些龟裂地旁，描上了旁有“K”字的綠

圈，这就是井。根据地图判断，在我的地段中有两口淡水井，并且是在靠近曲折的沙漠界线，沙漠南面有一草原。这里，近东面地段的范围内，有一簇粗线条——道路；格奥克捷贝区域中心小组就在这里。几条道路分别通往各集体农庄。有一条是通往科彼特山脉的隘口。

这样，我看着地图，就好似坐在飞机上鸟瞰整个地区；它分为三个不同的自然地带：沙漠、草原和山脉。沙漠占据了这地段的三分之二。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初步的认识啊……

*

*

*

我们在自己的地段中着手工作以前，曾经到区执行委员会去了一趟，获得允许使用集体农庄拨给我们的沙漠向导、骆驼和水桶。然后我们就到集体农庄去，同负责同志谈妥了有关的一切事宜。第二天，一个上了年纪的土库曼人带来由我支配的两只单峰骆驼。身上的长毛一绺绺地挂着，傲然地高举着庞大的头颅。每只安上麦稽制的鞍子，它是用一只环套在驼峰上，并以皮带紧束住。

以前，我从未骑过骆驼，所以决心试试。有些土库曼人告诉我指挥骆驼的字眼，教我坐上去的方法。因为没有脚蹬，所以骑时需要预先使它坐下来，就象大家所说的“需要降下”。我是这样坐上去的：先爬上它的颈部，再坐到鞍子上；那个土库曼人很快地说了一句什么，我突然觉得背上剧烈地震动，在空中象走绳索地晃了一晃，人已经躺在地上了。看的人都哈哈大笑，我却笑不出来，摸了一会那摔痛的腰部。骆驼却安然地站在我的旁边，时而摆动一下它那末端缨带似的尾巴，大声地嚼

着青草，时而又平和地睨視着我。

“队长同志，”工人奥魏斯杜尔迪也夫对我說，这时笑声已停止了，我的痛也消失了。“駱駝站起来的时候先用后脚，这时人应该将身軀往后仰；然后駱駝用前脚站起，人要把身軀向前靠。”

我重新試驗，駱駝用它的长脚站起来，于是我就离地相当高了。奥魏斯杜尔迪也夫递給我一条当繮繩用的毛制繩子。我連續叫了几声“查克”，駱駝就向前行走，仍然高傲地昂着蓬松的头，跨着闊步。我的身体开始剧烈地搖晃起来，一会儿向前冲，一会儿往后仰，我向前冲得險些儿碰着駱駝的后脑。沒有东西可以作为踏脚的地方，我几乎要摔下来。我只好尽力用腿肚紧紧夹着駱駝的身軀。駱駝不懂得我的意思，竟滑稽地跨开脚步向前快跑了。我不知怎样才能够使它停下来。这使我显得更加厉害了，我用双手紧紧抓住鞍子，后来幸亏借繩子的助力，将駱駝驅向我們宿舍的地方。

駱駝急速地馱我走了200公尺以上的路，最后还是工人们将它停下来。这样，虽然我騎在駱駝上并不舒服，但很滿足，因为我騎过它了。

过了一个星期，其余的駱駝也都带来了。現在，我們的队伍是由八只“沙漠之舟”組成的了。我发现有一只駱駝的鼻子上突出一枝尖棒，于是就問奥魏斯杜尔迪也夫。

“哦，这是一只不馴服的駱駝。”这个土庫曼人微笑地告訴我。

于是他就講給我听：当駱駝成队行进的时候，彼此是紧系着的。繩索的一端系着繮繩，另一端則系着前面那只駱駝的尾

巴。这是一只不愿列队行走的骆驼，所以在它的鼻孔里穿上尖棒。当它不服从时，它就要受到尖棒的痛楚，使它知道要按照队伍行走。

我听从这土庫曼人的劝告，将这鼻孔上有尖木棒的骆驼放在行列的最后面。这骆驼真的有恶习。它一路发出喇叭似的声音，以此表示不满。其余的骆驼都很安静并听从指挥。

骆驼对于食物是不挑剔的，在沙漠中所遇到的一切植物它都吃。可是它们最喜爱的是有刺的植物，这就是土庫曼有名的“骆驼刺”。我很感惊奇，动物可以吃这些带着又硬又尖的刺的植物。土庫曼人告诉我，骆驼喜欢吃它是因为它含有多量的水分，而且营养丰富。

骆驼在沙漠中具有重大的价值：它耐苦，不怕炎热和寒冷，具有非常的体力。

土庫曼人用骆驼奶制成名叫“查尔”的清凉而稍带酒味的饮料，有点象马乳酒。

我对骆驼总是赞美的，它们在生活上很易满足，而且给人类以无可估量的益处。

*

*

*

在被风吹得麻斑点点的沙面上，我发现有许多平行而不深的、类似小孩玩具车的轮子留下来的痕迹。我希望弄清楚所以发生这许多细槽的原因。我想，风还没有来得及消灭这些痕迹；那就是说，它们才出现不久的。

行上十来步，我就发现在沙中有一只大号圆面包那么大的乌龟。它缓慢地爬行着，爪在沙中留下沟痕。特罗费依同志将它捉了起来，带给他的助手们看。